

从《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看阿拉伯文化重商情结

程 鹏 俞 泉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阿拉伯人自古重视商业经营,按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阿拉伯人不是掮客便是商人。阿拉伯文学奇葩《一千零一夜》中商人形象比例也在各类人物中占绝对优势,这源自古代阿拉伯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古代阿拉伯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优势使得《一千零一夜》成了一个展现商人生活的大舞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阿拉伯文化的重商情结。

[关键词] 阿拉伯文化;《一千零一夜》;重商情结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55-03

一、《一千零一夜》中的商人故事

《一千零一夜》是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高尔基称其为“世界民间文学创作中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一千零一夜》故事内容丰富,情节跌宕起伏,充满美妙幻想,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宗教特色,描述了阿拉伯色彩斑斓的风土人情,反映了中古时期阿拉伯人的生活、风尚、习俗和宗教信仰。蕴涵其间的丰富美学思想,是人们打开通往伊斯兰文化宝库的钥匙。

人物是每部小说的描写对象,是小说中千变万化的故事的经历者和承受者,同时也可能是作者批判、赞美的对象或代言人。因此,任何作者在构思小说的时候都会对人物作仔细安排,如身份、地位等。《一千零一夜》自然也不例外。纵观《一千零一夜》,该作品在人物形象安排方面可谓绚丽斑斓,出现了哈里发、丞相、贵族、商人、后妃、渔夫、理发匠、女奴、仆人等各色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着独特的性格特征,反映了中古阿拉伯极为广阔的社会画面。这部作品虽然描写了色彩斑斓的人物,但在出场最多的人物身份选择上却很有侧重:书中以商人为主人公的故事最多,占全书 264 个故事的一半以上。

以商人为主人公的故事几乎囊括了《一千零一夜》所有故事的类型,如远航经商冒险故事、市场竞争故事、爱情故事、家庭故事、日常生活故事、人际关系故事等。在商人远航经商冒险的故事中有《哈里发·拉希德和懒汉》、《尔辽温丁·艾比·沙蒙特》、《努伦丁和玛丽娅》、《法兹里和两个哥哥》、《辛巴德航海旅行记》等,而最著名的莫过于《辛巴德航海旅行记》。辛巴德前后共出海七次,历经 27 年,其冒险经历一次比一次神奇,一次比一次诡异。它深深吸引和打动着听众和读者,撩拨着他们的心弦。市场竞争故事有《一个破产者发家致富的故事》、《一

个破产者一梦醒来又恢复财产的故事》、《洗染匠和理发师的故事》等,爱情故事有《艾布·哈桑·哈里和舍图·顿鲁》、《聂尔曼和诺尔美的故事》、《哈里发和艾布·哈桑》、《基督教商人的故事》、《麦斯鲁尔和戴玉妮·穆妹绥福》等,这些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优美动人。而最感人肺腑的当数商人艾布·哈桑的爱情故事,他为了爱情不仅舍弃了生意,花光了财产,而且还饱受精神和肉体磨难,可谓难得的情种。家庭和日常生活故事有《麦伦·阿里和艾民丝·张丽丝》、《咳麦伦·宰曼》、《阿补顿·拉·法兹里和两个哥哥》、《努伦丁·阿里和艾尼丝·张丽丝》、《哈里发克睦和富商》等,这些故事展现了商人家庭的内部矛盾、继承人问题、为财产而展开的斗争以及他们奢侈豪华的生活,让读者目睹了阿拉伯商人的风光与无奈。在人际关系的故事中,主要描写了商人特别是巨富与统治者哈里发的关系。如《哈里发与伊本·格尔诺书》和《哈里发与艾布桑》等。当然也有写普通商人与哈里发的故事,如《沙里发与哈里发》等。通过这些故事,读者和听众了解了商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可以说一部《一千零一夜》其实就是一个展现阿位伯商人生活的大舞台。

二、《一千零一夜》偏爱商人形象的文化背景

中古阿拉伯帝国,地外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塞,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交通的要道。从陆路看,两河流域地区,大马士革、开罗一带,是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通道,早在公元前 2 世纪就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到公元 8 世纪 30 年代形成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统一的阿拉伯帝国,这为因地理优势发展起来并已有悠久历史的阿拉伯商业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阿拉伯帝国的形成,使阿拉伯人民继承了幼发拉底河、底格里

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形成了自己高度发达的阿拉伯文化。同时“帝国辽阔的版图和人民高度的文化水平,都要求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繁荣,阿拉伯商业同阿拉伯帝国一样,在这时期达到了极盛。原为游牧民族的阿拉伯人对商业十分重视,以致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社会生活大部分生活资料,特别是奢侈品一类,都基本上依赖于经商贸,商业在繁荣极盛的同时,也成了社会上最为普遍的谋生手段。

阿拉伯人善于经商由来已久。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人已十分重视商业。靠近交通线的城市居民大都以经营商业为主,到了伊斯兰教时代,商人的地位仍然很高。在《古兰经》里,有“商业”、“商人”、“经商”、“赢利”、“亏本”等词汇,并多次提到麦加古莱氏商人经商之事。商业的发达催化了阿拉伯人堪称一绝的经商理财的智慧,而这些由与众不同的见识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又滋润和养育了阿拉伯的商人与商业。

此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成圣前,就是麦加城内一个声誉卓著、受人尊敬的商人。《古兰经》中再三强调,真主准许人们的经商活动,并准许商人们为此赚取适当的利润,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在《伊斯兰宗教故事》中,有一则穆罕默德和赫蒂彻的故事,“一次,赫蒂彻以四头幼驼的报酬雇穆罕默德为伙计经商。穆罕默德凭自己的诚实和才能为赫蒂彻带来很高的利润,他比以前任何人在类似的经商活动中给她赚的钱都多”。这段平铺直叙的简单文字显露出阿拉伯人不平凡的经商观念。阿拉伯人以自己的先知在成圣之前是一位忠诚可信的成功的商人而自豪,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轻商、鄙商、贱商观念形成鲜明对照。义利之辩在中国讨论了数千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利分成对立的两极,讲义的是君子,讲利的是小人。自古靠商道为谋生与致富之途的阿拉伯人,从自己本民族的历史遭际中对义利获得了平衡的认识,即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义利交融。这种文化心理沉淀,铸就了阿拉伯人谋财经商的基本心态,为阿拉伯人经商理财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护卫。

从《古兰经》的教诲到一般的社会大众心理,阿拉伯人关于经商理财、积累财富的一些基本观念至今读来都令人为之感叹,这是以义和利的平衡为轴心的谋财方略:谋财经商不为耻,这是阿拉伯人对谋财经商的基本心态。阿拉伯人对商人的敬重与赞叹,首先从阿拉伯语“商人”一词的意义便可以看出。阿拉伯人称商人为“塔吉尔”。在阿拉伯语中,含有“聪明人”之意。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阿拉伯商人于是成了仅次于王公贵族的上层社会人物。由于他们生活的豪华奢侈和巨额的财产,不但普通老百姓对他们崇敬有加,就连最高统治者

哈里发也对他们另眼相看。在中古阿拉伯后期,商人与哈里发的友谊常常传为美谈,商人不但能成为哈里发的酒友和座上客,甚至还可以不经允许就自由出入宫廷,商人的地位可以与王公贵族相对等,而生活上的豪华阔绰却还可以超过王公贵族。《哈里发哈克睦和富商》中,商人的日常饮食比哈里发更讲排场,再加上他特殊的优势,如可以自由地走南闯北,而不须有政治压力在肩。因此,中古阿拉伯妇女的择偶标准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普通妇女以嫁给商人为妻为荣,而且嫔妃、亲王之女也争相嫁入商人家庭。这就是《一千零一夜》中有那么多以商人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的原因。

三、经商需要商人的勇气,故事需要读者的兴趣

中古时期,由于阿拉伯帝国疆域辽阔和交通不发达,商人的海外经商活动自然充满了艰难,而这份艰难在外人看来就是神奇冒险,这对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听众与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大卖点,这也是《一千零一夜》选择商人做主人公的原因,同时更是吸引读者的优势。阿拉伯人靠驼队和帆船来进行陆上与海上贸易,商人需要担当财产和生命的风险。商人的足迹遍布帝国甚至世界各地,用他们的身份来讲故事,不但使天南地北、色彩斑斓的故事的产生成为可能,而且也可以通过对商旅生活的描述来展现多姿多彩的国外风貌和神奇的经商经历,从而大大激发听众和读者的兴趣。《一千零一夜》有许多个大故事,大故事又套有若干个小故事,形成了庞大的“框形结构”故事体系,故事内容涉及世界许多国家。《神灯记》故事主角是中国的一个成衣匠的儿子阿拉丁,他进入地下宝库,得到了一盏神灯,他借着神灯的魔力使自己转危为安,由贫变富,还娶了漂亮的公主。这些离奇的人和事都是商人们在充满艰险的旅途上聊以慰藉的希望。

总之,中古阿拉伯商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殊的生活优势决定了《一千零一夜》以商人作为这部小说的人物首选,正如中国古代由于推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中国古代小说于是多为才子佳人小说一样。当然,在以商人为主的国家,《一千零一夜》的讲述者也许本身就是商人,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假设《一千零一夜》中的很多故事本身就是讲述者在商贾团队的行商途中为了打发无聊时光的即兴发挥。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讲述者就势必会讲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或者是最向往的生活,而故事中的主人公也一定是自己最熟悉或是自己最向往的人物形象。这样说来,《一千零一夜》的绝大多数故事以商人为主人公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论苯教神灵禁忌对高原藏族生态文化的影响

马春晖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禁忌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社会规范,藏族神灵禁忌是在原始宗教苯教影响下形成的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原藏族生态文化既有积极的辅助功能,也有消极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苯教;神灵禁忌;藏族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57-03

藏族神灵禁忌是在原始宗教苯教影响下形成的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苯教中万物有灵的伦理观,使藏族在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的同时,也深深地对自然万物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禁忌。禁忌自然也成了禁忌神灵,禁忌神灵也就体现在对自然的禁忌中。禁忌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规范,在法律尚未产生的原始部落里,藏族先民的言行举止都依赖禁忌习俗加以规范和约束。实际上,藏族禁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形态中已经扮演着不成文的法律角色。这些不成文的禁忌早已经内化到每一个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民的内心深处,世代相传。

一、藏族神灵禁忌产生的基础

关于禁忌的概念,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认为:“阴阳家者,教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教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合人事而任鬼神。”这就是说,禁忌总是与神灵、宗教信仰息息相关。禁忌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性质,一个民族的禁忌一旦形成,就成为本民族的传统习惯,构成反映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而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无论禁忌为何,它都是神圣的、重要的、有价值

的、危险的、不可触犯的、猥亵的、不直言说的。”

神灵禁忌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在远古人类朴素思维的支配下,在一种超自然力量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藏族先民看来,自然界生物的生老病死、暴雨鸣雷、火灾洪涝、日出日落、月圆月缺都是由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的结果。因此,藏族先民认为水有水神、山有山神、部落有部落神等。他们认为超自然的力量之所以作祟,必定是有人对它们有所冒犯,因而才降下重大灾难来惩罚人类。超自然的力量是神秘而不可理解的,越是奇异的不可理解的事物,就越被信为有强大的超自然力量潜伏在其中,种种禁忌就油然而生。藏民族各种禁忌的起源与藏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密不可分。苯教的核心内容——万物有灵伦理观,将大自然的崇拜与敬畏相交织在一起,对各种自然物都赋予神性,因此,对众多神灵的信仰、依赖、恐惧逐渐演变为对自然的禁忌。

二、藏族神灵禁忌的重要内容

龙神,也译作“鲁神”,与汉语中的龙不是一个意义。藏语中的龙神形象模糊,而且居住地点也不确定,泛指

[参考文献]

- [1] 纳训译.一千零一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2] 鄧溥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 [3]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4] 郭应德.阿拉伯史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5] 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 [6] 艾哈迈德·爱敏,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7] 刘天明.伊斯兰经济思想[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 [8] 李荣建,王鹏.阿拉伯帝国为何没能产生重商主义[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6).